

# 在齐河，有个豆腐窝水闸

梁 衡



水闸是干什么的？拦洪蓄水、调节水流，是天生与洪水搏斗、逆水而生的“拼命三郎”。但有谁见过巍然如山却寂静无声、与黄河相伴50年而滴水未沾的水闸呢？有，山东省齐河县的豆腐窝水闸就是一个典型。

黄河自青海发源，至内蒙古的托克托县河口镇为上游，再至河南省荥阳市桃花峪为中游，直到入海口为下游。黄河上游占流域面积的45.7%，却形成92%的泥沙，经过湍急的晋陕峡谷，一股脑地全部压向了只占流域面积3%的豫、鲁下游之地，直接抬高了下游的河床。

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殊不知与之相伴的还有滚滚黄沙，水过河南开封时已与城墙齐平了，直到入海都悬在空中，让下游的人提心吊胆。而黄河也极其任性，哪一天不高兴就弃堤而走，历史上特大的决口改道6次，小决口无数。它曾北夺海河入渤海，南夺淮河入黄海，它成就了丰沃的土

地，也曾威胁着百姓的生存。

黄河总是在筑堤、决堤、改道中循环，人与水做着漫长的拉锯战。直到1972年的一天，在黄河下游河堤最险的地段之一——号称“黄河咽喉”的齐河县豆腐窝，人与水开始了一次心平气和的“谈判”。这里向来有“开了豆腐窝，华北剩不多”的说法。黄河携万里之势，挟16亿吨泥沙之威来上门对话。齐河人则一片诚心：“黄河，不要再闹了。你挟沙远行到此也己很累，我给你修一座大门，出得门去大片空地，足够你横躺竖卧。行不？”黄河说：“不是我要闹，实在是年年淤积增高，逼得我走投无路。”齐河人说：“我们现在就动工。”振臂一呼，20万众上阵，8个月为黄河筑起一个新居，6个乡镇、近5万人搬走，空出100平方公里土地。同时盖起一座8层楼高的7孔水闸。黄河为这份诚心所感动，50年间竟没有一次来“敲门”。闸前黄河滚滚去，闸后草木悄悄绿。

我曾两次到豆腐窝水闸。第一次是到堤上看一个治水史迹，偶遇水闸。1958年这里发生过特大洪水，水与堤平，万人抢险。有两位民工巡堤，见一处管涌急喷，手边没有合适用料，一人急屈身钻进管口，犹如战士以身堵枪眼。另一人爬上堤岸大呼求救，何等惊心动魄！1970年9月齐河堤防段研发制造的黄河第一艘

吸泥船下水，命名为“红心一号”，后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你想黄河水每立方米含沙高达几十到几百公斤，吸泥船一小时出水700立方米，这一口吐出了多少泥沙？这在当时是大新闻。如今这条船已退役，现正静卧岸上接受游人的礼赞。

豆腐窝水闸离这个展览馆不远，陡峭的闸墙，粗大的钢缆，冰冷的铁门。它没有故事，也没有上过什么报纸，游客更不会注意到它。工作人员说，你别看它这样安静，每年这闸门总要轰隆隆地提升几次，试试运转灵不灵。闸前的土层里预埋着炸药。遇有紧急情况，一声雷鸣，土飞门开，洪水就夺门而出。但是50年来这种情况还没有过，黄河一直遵守与人的承诺。

那次离开豆腐窝水闸后我心里总有一丝的惆怅。我们平常一提治黄，就是三门峡、刘家峡、李家峡、龙羊峡、小浪底……可有谁知道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豆腐窝”呢？谁会想到它，歌颂它呢？为隐者传名，为无名者立传”是记者的职责，我于心不忍，两年后重访豆腐窝。

正是深秋季节，红的高粱、黄的玉米、白的棉花，大地一片五彩斑斓。大闸脚下是一条水泥路，阳光下村民晾晒的玉米、棉花堆积如山，豆腐窝变成了金银窝。我说这样不妨碍闸门的起吊吗？工作人员说近年黄河上游治理有

成，下游河床降低，危险已经解除。豆腐窝水闸已光荣退役，将成文物。我立即想到闸外那100平方公里的备用土地，即问怎么样了？他说因祸得福，备用了50年，现在升值无法计量。于是我花了两天的时间去逛这个大闸的后院。这里已经入驻了不少高新企业。有大型游乐园，过山车惊险刺激；有野生动物园，长颈鹿的头伸到二楼阳台上上去吻客人的手；有珍宝馆，我第一次看到传说中的夜明珠，有汽车轮子那么大，在黑暗中熠熠发光。而传统农业也大放光彩，大型粮库的粮塔高耸入云，当地的美食手工挂面居然细得能穿过针眼去，而且还是空心的。最可看的是一座博物馆，在诉说黄河的历史。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化石，庞大的黄河古象正向我们走来，其它还有各种飞禽走兽，都是些远古的生命，那时还没有人类，但已经有了黄河。50年前人送黄河100平方公里的土地，50年后黄河又分毫不少地还赠于人，上面还附加了这么多的宝贝，豆腐窝变成了科技窝、财富窝、欢乐窝。人敬自然一尺，自然敬人一丈，水闸为证。

还有一件事未了，就是这闸的设计者是谁？几经查访不得其详。我想他们和这水闸一样，本来也是不想留名的。但他们与闸都有功于世，何忍其没于尘埃？遂书见闻，是为记。

## 江湾武陵

何迎春

说起武陵，有人会想起湖南桃花源的武陵，有人会想起重庆乌江边的武陵山。而我要说的，是重庆万州区长江边上的武陵镇。

武陵镇是三峡工程最大的移民集镇之一。武陵镇依山临江，明清时期木板瓦房随处可见，两条平行石板街被来来去去的脚步磨得光滑。每逢农历三、六、九日，十里八乡的人汇集在这里交易农副产品。以前人们下县城、上重庆，都要到这里的码头赶轮船。

我家在武陵镇后山的何家坝。童年，我经常跟着大人到这里赶集。石板街两边屋檐下摆满货物；铁匠铺里叮叮当当打镰刀、锄头声不绝；饭店里蒸笼热气腾腾，飘来包子、土扣碗、肥肠的香气，诱惑得我直吞口水。

山里孩子赶集都会去江边码头看大轮船。轮船汽笛声回荡两岸，让我对山那边充满向往。武陵镇很美，下游江边有铺到峡口的鹅卵石路，再往下游是大浪口，是溪山山谷流水在河滩冲出的深沟。

我高中毕业后就离开了家乡，每次回乡匆匆，移民搬迁后的武陵镇还没好好逛过。前不久，我回家省亲，也终于有机会在武陵镇好好逛、好好看。

武陵镇已经从当年的江边向后移，顺山势而建，依然临江。清晨，我漫步在武陵街上，两边店铺林立，女贞树如伞撑在门口，增添几分宁静。继续往前走，有一座木质穿斗式凉亭。站在凉亭内向远处眺望：雾锁川

江，茫茫水面仿佛有四条游龙环卧其上。那是武陵镇旧城遗址，枯水季节露出来，丰水季又没下去。

从河坝顺着沿江公路往上走，便见武陵镇的牌坊。入镇，上到居民街区，见远处岩壁有民俗文化长廊，长廊边几位老人在谈笑。长廊里展示着镇上的民俗和美食：龙舟赛、鸡嗓子、土扣碗、酸鲜肉、浑水粩。这些是多少在外游子日思夜念的乡愁啊。

我二姨家就在附近，童年我去她家，常常坐在门前黄葛树下看江上的轮船。武陵镇变化太大，我一时找不到二姨家在哪里，便向树下聊天的阿姨打听。

我顺着她们指引的路去了二姨家。二姨家是三层楼房，家里装修得现代而温馨。“搬迁后变化太大了！”二姨说：“镇里搞旅游，新修的沿江公路把几个景点连成了一块。鲁班溪有漂流基地，一到夏天人山人海。你家后山全部栽上了血橙树……”二姨眉飞色舞地说着。

回后山老家时，汽车刚驶出镇口，只见路边山坡上墨绿橙林挂满橙子。正是丰收时节，不时有人背着满满一背筐橙子下到公路上。车行山梁，又见右边山坡的红色荔枝压弯了枝头。

武陵镇建在长江的弯道里，移民搬迁后的新城更加美丽，让人心生喜欢，难怪当地人亲切地喊它：江湾武陵。

江南多古镇，且每座古镇都少不了特色美食，但像浙江金华兰溪的游埠这样汇聚了几百种小吃的古镇，还是不多见。“游埠早茶”声名远播，并不令人意外。

清晨，天色微微亮，游埠老街就已涌进大批前来品尝早茶的人。来自四面八方食客，把沿街店铺里里外外坐了个满满当当，敞开肚子领略游埠早茶的魅力。

说是早茶，并不是单纯地喝茶，而是品尝种类多到让人眼花缭乱的早点。在鼎沸的人声和食物的香气中沿街穿行，只见炸得酥黄的臭豆腐，层层叠叠垒着，每圈塔沿还缀上了纤丽的叶片；圆润饱满的小馄饨，一粒粒整齐码在竹匾上，玲珑别致；晶莹剔透的水晶糕，更是白得似冰，绿得似玉，一屉屉美得撩人……

到了游埠，必定要尝一尝这里最地道的小吃。在当地友人的安排下，我走进街边一家古色古香的店铺。

最先端上桌的，是看似普通却让人无比“落胃”的咸豆浆和葱油饼。滚烫的豆浆冲进撒了葱花和酱油的瓷碗里，立刻凝出一层层浓稠的豆花。葱油饼烤得酥脆而不失韧性，对半剖开，浓郁的葱香

扑鼻而来，再夹入一段油条，尚未入口，先咽了下水。

嚼着香脆的烧饼油条，喝一口鲜醇的咸豆浆，立马有一种回到儿时的感觉。意犹未尽地尝完儿时最钟爱的美食，肉圆子便端上来了。这肉圆子活像一个个刺毛球，色泽也跟常见的肉丸完

## 游埠早茶

陈博君

全不同。原来，游埠的肉圆子是用红薯粉做的，里面除了肉末，还加了萝卜丁，口感鲜而不腻，很有嚼劲。

正吃得带劲，金黄焦脆的鸡子饼上桌了。鸡子饼其实就是鸡蛋饼，但做法相当独特。首先，要用葱末和肉末做馅，做成一个个圆形的馅饼。后将馅饼放入平底油锅，并在馅饼正中扯开一个小圆洞，一边煎炸，一边灌入加了酱油的鸡蛋液。这样做出来的鸡子饼，味道

非同寻常。

几道特色小吃品下来，这游埠早茶已让我感叹不止。这时，一大盆形状奇特的咸汤圆又端了上来。之前吃过的汤圆大多外形圆滚滚，而游埠的咸汤圆竟然带着一个小小的尾尖，太有趣了，寓意也好，象征“年年有余”。轻轻咬开黏糯

的外皮，由香菇、笋丁和肉末混合而成的鲜香味道顿时溢满口中。

没想到最具游埠特色的美食还在后头，那就是名称特别的“肉沉子”。听说这是一种往鸡蛋里塞肉馅的小吃，我不禁好奇，用汤匙舀起碗中那颗拳头般大小的肉沉子。一边细品，一边研究，可直到整个肉沉子落肚，还是没想明白这么多肉馅，是怎么在整个鸡蛋完好无损的状态下塞进去的。



▲中国画《重庆临江门渡口》，作者陈大羽，中国美术馆藏。

## 大地

这个纠缠心头的疑问，在吃完早茶重回街头的时候得到了解答。老街两旁，有好几个店家正在铺前制作肉沉子。大家不约而同地掏出手机，朝最近的一个店家围了过去。

正在制作肉沉子的是一名面色和润的中年妇女，面对众多手机的拍摄，她非常淡定。只见她娴熟地捏起一枚鸡蛋打在一个小瓷盅里，然后顺手拿起3根筷子，左手握一根，将蛋黄轻轻挑破；与此同时，右手的一双筷子已在一旁碗中挑起一小坨调好味的肉末，一点点轻柔地往蛋黄里塞。女人端起瓷盅，手腕一翻，便将塞好肉馅的鸡蛋倒入了沸水翻滚的大锅中。眨眼间，一枚白白胖胖的肉沉子就在锅中浮起，看得我们目瞪口呆。我恍然大悟：原来最普通的食材，在游埠人手中也能变出不一样的戏法来。



院子里极静。

白云在山腰堆叠、缠绕、奔涌，似乎能听见海浪般翻腾的声响。峰峦之上的平坦地带绵延舒展，是一幅幽谧山居图。近处，单门独户的屋檐下，几只土鸡在地坪草间啄食，坪前菜地竹篱上，爬满南瓜藤，摇曳着几朵喇叭形黄花；远处，田地依次铺陈，柏油村道平坦洁净，三两栋屋舍，依竹而立；更远处，天空渺远空阔，铺满最纯的蓝靛，偶尔有一两只鹰隼盘旋，静静俯瞰这方土地。

院子并非一般庭院，是整个山头的全称，面积达80多平方公里。此处是湘赣边界的罗霄山中段一部分，属湖南炎陵县，平均海拔1350米，林海幽深，古木苍翠。

村道拐过竹木扶疏的几道弯，延入主街。虽是房屋最稠密的丁字路口，却依旧静谧。街边黑瓦青砖或红砖的屋舍，刻满岁月印痕。二三老者聚坐一户人家门前，并不言语，安详地吹着山上的清风。进到仅有的超市买水，主人是中年汉子，温言细语，似乎生恐打破街面宁静。隔街不远有溪流淌过，水极清冽。

穿过林海深处的红豆杉群、南方铁杉群、冷杉群，便先后现出陡然而下的幽谷，名字也颇相宜——西坑、东坑。两边峰峦壁立，古木苍道，林间保存原生状态，灌木与荆棘浓密，几乎停不进脚。

谷底有三三两两人家，屋舍多依山临溪而建，也有虽不多却足以自给的田地。这是院子更幽谧处，被陡峰四面紧紧包围。若想走大路出山，得先攀爬10里，上到峰顶，到主街后才可得路。长年锁于深谷，古木更见蕤蕤苍劲，一株红豆杉树龄便有1500多年。多少岁月逝去，这株红豆杉仍在。乡民也颇存古风，陌生人登门讨碗水，主家憨厚与淳朴的笑意绵绵不断。

院子里又颇喧腾。东坑卧于深谷，小溪汇聚众多山洞，奔涌声响彻谷中。溪名颇富诗意——镜花溪，令造访者浮想联翩。溪中娃娃鱼也不惧人，能与伸入水中的手相嬉戏，直到感觉手将用力捕捉，才倏然跃开。沿溪行一二里，巨声骤然轰鸣，似乎山崩地裂，空气中飘散无数细碎泡沫，神云飞瀑旋即现入眼帘。瀑布落差极大，直泻而下，谷底深潭激起巨大浪花。此刻，山鸣谷应，林木颤抖，冷风扑面，造访者讶异之余，不免生出“初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的感慨。

山上的水寻常可见，溪涧多达百余条。从白鹇谷淌出的溪流奔腾于平畴绿野间，水宽浪急，哗然作响。溯溪寻路，辗转而入白鹇谷，野竹挨挤，古藤粗硕，横柯上蔽，未曾漏下一丝阳光。但谷间始终回荡着急湍声，水流撞击形状不一的怪石，訇然作响。运气好时，能在谷间遇到白鹇。这种鸟上体与双翅皆银白，从后颈或上背起密布黑纹，拖着长长的尾巴，漫步于溪间石上，闲适优雅。偶尔会警觉展翅，长唳一声，冲出密林，掠过树梢，只留一抹淡淡背影。

因处边界要道，这里曾云集湘粤赣3省的客商。客商们攀山越岭，通湖南，去江西，赴广东，往来不断，贩运紧俏的山货、石灰、茶叶、药材与油盐。于是，这里不仅有互通有无的圩场，还有众多油盐行、米行与旅店。

这些繁盛与喧嚣的见证者，是至今隐在林荫深处的“茶盐古道”。古道建于明末清初，直通一山相连的江西遂川县与井冈山，由约1亿块石板铺就。石板或大或小、或方或长，无不因势就形，各得其所。因加工精细，小心砌铺，古道不仅平整，且经3个世纪风雨侵蚀，至今完好如初，踏上，四野幽寂，山风扑面，似乎能听见当年无数脚步的回响……

## 沧桑井陘道

郭 华

南方的山清秀，北方的山雄浑。由华北平原进入太行山区，越向深处走，越多连绵起伏的大山。

太行山脉绵延400余公里，犹如一道天然屏障，阻隔了东西往来。我们的祖先一直在探索如何跨越太行山，并逐渐开凿出了“太行八陉”。“陉”即山脉断裂的地方，也就是可以修路穿山的地方。八陉之中唯有第五陉“井陉”可以通行车辆。井陉古道便成了由咸阳至恒山，由恒山穿越太行山的秦驰道的重要节点，被称为冀晋通衢之孔道。

小满时节，伴着小雨，我和几个朋友相约来到井陉古道遗址。高低错落的山峰，完全被绿色的植被覆盖，放眼望去，一片苍翠。

走过200米左右的缓坡，踏上白石岭，便是第一处古道遗址。井陉古道有两种，一种是从山石上开凿出来的，一种是用石块铺就的。而眼前这一段就是开凿于大山的一块巨石之上。

坚硬光洁的山石路面上有两条并行的深沟，那是被古代往来车辆轧出的车辙，深达30多厘米。

如果这处遗址让人惊叹，那么接下来的“东天门”遗址则让人震撼。东天门是井陉古道上一座著名的关门，分东西两关，又称东阁、西阁。南北两峰直逼两阁，两座关城卡在咽喉一般的古道正中，如同两把铁锁，扼守着古道关隘。

关门上的阁楼，明清两朝曾经重修。但巨石砌就的拱形关门，已无年可考。关门门洞下面的古道和道路两侧的石墙，向人们诉说着久远的

历史。

当年通行车辆时，山石路面上的车辙越来越深，深到一定程度就会卡住车轴。每到这个时候，就由人工再一次开凿路面。每凿一次，路面就下降一次。东天门门洞的顶部最初距路面4.5米，今天我们看到的路面距门洞顶部已达6米。也就是说，在漫长的岁月中，古道被陆陆续续凿下去1.5米。道路两侧渐渐形成了石墙。石墙上那一次次开凿留下的层次分明的痕迹和车辙深深的古道同时映入眼帘，让人感受到强烈的震撼。

从东阁到西阁之间的古道，是用“六方石”铺成的。所谓六方石，即被打凿修整的具有6个侧面的方形石块。用石头铺设的路面和从山体上开凿的路面是一样的，也会轧出车辙，车辙也会越来越深。当车辙深到一定程度时，把规则的方石翻过来，就地放好，让尚未被碾压过的另一面朝上，既省工又省料。

出西阁不远处的山坡上，有一通石碑，上书“淮阴侯兵处”，被掩映在茂密的灌木丛中。由于井陉古道的险要，使它既是古驿道，也是古战场。这里发生过数不清的战斗，其中，韩信“背水一战”最为著名。当初读《史记·淮阴侯列传》，对于“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感受并不深刻。今日实地一看，方知其窄狭险峻绝非夸张。

雨停了，天也不再阴沉，视野更加开阔。远眺山上郁郁葱葱，俯瞰山下波浪起伏。有的风景清幽，有的风景壮美，井陉古道，让你体会到何谓沧桑。